

東文選

五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52)		
函號	圖	11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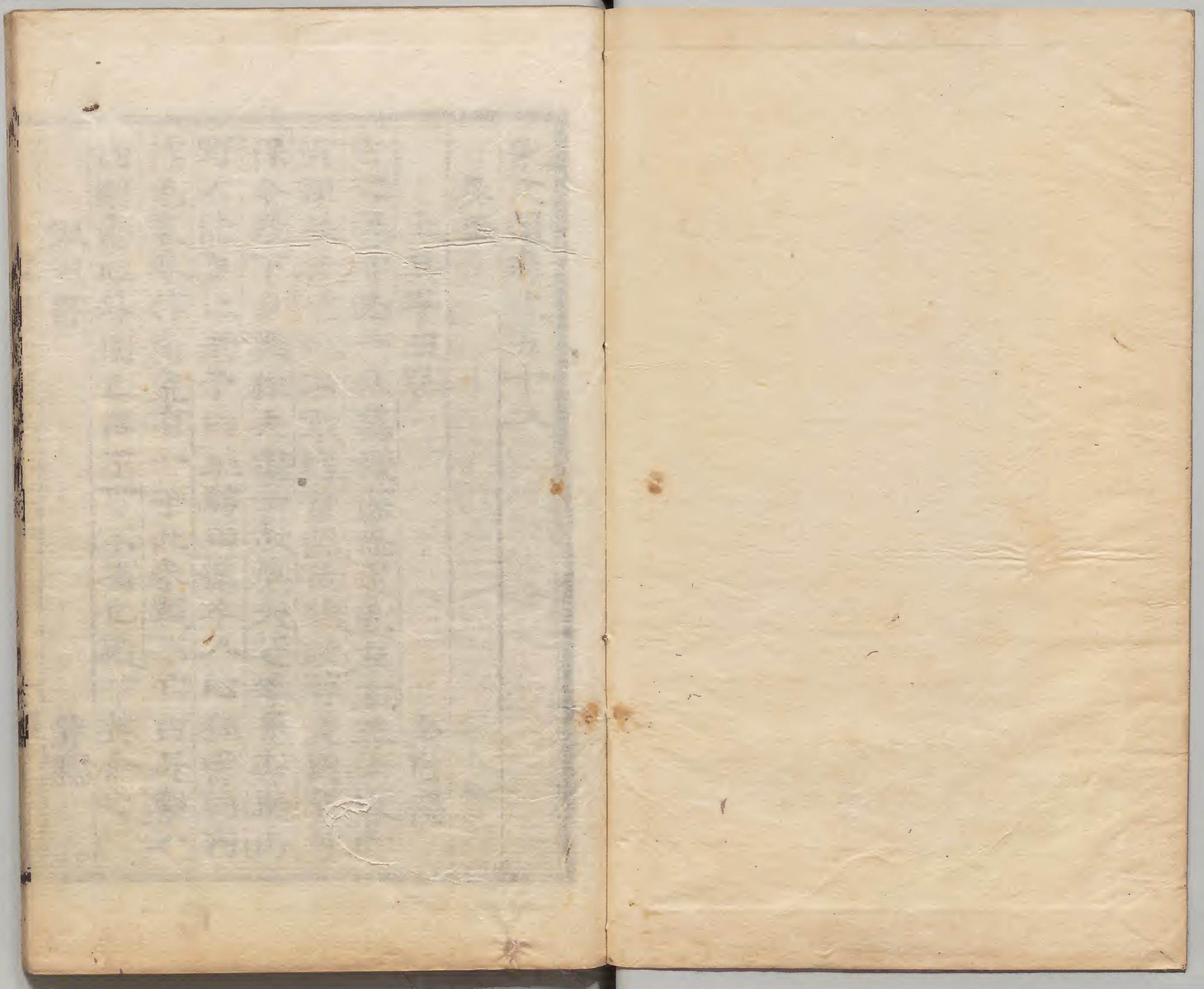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文選卷之五十二

奏議

上真平王書

金后稷

古之王者必一日萬機深思遠慮左右正士容受
直諫孜孜矻矻不敢逸豫然後德政醇美國家可
保今殿下日與狂夫獵士放鷹犬逐雉兔奔馳山
野不能自止老子曰馳騁田獵今人心狂書曰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由是觀之
內則蕩心外則亡國不可不省也殿下其念之

諷王書

薛聰

臣聞昔花王之始來也植之以香園護之以翠幕
當三春而發艷凌百花而獨出於是自邇及遐艷
艷之靈天天之英無不奔走上謁唯恐不及忽有
一佳人朱顏玉齒鮮粧靚服伶俜而來綽約而前
曰妾履雪白之沙汀對鏡清之海面沐春雨以去
垢快清風而自適其名曰薔薇聞王之令德期薦
枕於香帷王其容我乎又有一丈夫布衣韋帶戴
白持杖龍鍾而步偃僂而來曰僕在京城之外居
大道之旁下臨蒼茫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其
名曰白頭翁竊謂左右供給雖足膏粱以充腸茶

酒以清神巾衍儲藏須有良藥以補氣惡石以蠲
毒故曰雖有絲麻無弃管蒯凡百君子無不代匱
不識王亦有意乎或曰二者之來何取何捨花王
曰丈夫之言亦有道理而佳人難得將如之何文
夫進而言曰吾謂王聰明識理義故來焉耳今則
非也凡為君者鮮不親近邪佞踈遠正直是以益
軻不遇以終身馮唐郎潛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
奈何花王曰吾過矣吾過矣

上時務書

崔承老

臣生長草野性稟愚暗且無學術幸值明時又叨

近職累竊殊榮雖微長策可以匡時猶有片心期
於報國竊見開元史臣吳兢撰進貞觀政要欲勸
玄宗勤修太宗之政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
其政休明可爲師範也臣伏見太祖之創業垂統
所謂祖有功也諸宗之嗣位守成所謂宗有德也
祖既有國有家以啓子孫之福慶宗乃或興或廢
未免一時之過愆所以然者政有理荒事有善惡
多不慎終如始至於危亂是誠可痛也自我太祖
開國以來臣所及知者皆誦在臣心今謹錄五朝
政化善惡之跡可鑒可戒者條奏以聞伏審我太

祖神聖大王之御極也時當百六運協一千當初
翦亂夷凶天生前主而假手在後膺圖受命人知
聖德以歸心於是值金鷄自滅之期乘丙鹿再興
之運不離鄉井便作闕庭定遼溟之驚波得秦韓
之舊地十有九載統一寰瀛可謂功莫高矣德莫
大焉若契丹者與我連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
求和我乃絕其交聘者以彼國嘗與渤海連和忽
生疑貳不顧舊盟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爲無道之
甚不足與交所獻駱駝亦皆奔而不畜其深策遠
計防患乎未然保邦于未危者有如此也渤海既

爲丹兵所破其世子大光顯等以我國家舉義而興領其餘衆數萬戶日夜倍道來奔太祖憫念尤深迎待甚厚至賜姓名又附之宗籍使奉其本國祖先之禮祀其文武參佐以下亦皆優沾爵命其急於存亡繼絕而能使遠人來服者又如此也百濟甄萱兇悖好亂殺主虐民太祖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新羅之季至我國初西北邊民每被女眞蕃騎往來侵盜太祖斷自宸衷遣一良將鎮之不勞寸刃反令蕃衆來歸自是塞外塵清邊境無虞

其知人善任柔遠能邇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以運盡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三然後許之東自溟州至興禮部其間百十餘城莫不懷于有仁應時來服其能以禮讓而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濟不得已而用兵凡大興師前後數次然旌麾之下戎馬之前或有臨陣投降或有望風懾伏雖交鋒刃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及甄萱積惡數十餘年然後終爲逆豎所囚逃竄于我而請兵誅逆太祖聞之厚禮迎致及其殞沒亦優賻贈其道貫幽明義周存沒者又如此也洎平百濟車

駕入城哀恤窮民厚加慰諭下令諸軍秋毫無犯
且南北久分新舊又別太祖撫之如一終始不渝
其舍弘寬簡又如此也自成一統以來勤政八年
事大以禮交隣以道居安無逸接下思恭貴道德
崇節儉卑宮室而期於粗庇風雨惡衣服而取其
但禦寒暑好賢樂善捨己從人恭儉禮讓之心發
於天性況生長民間備嘗艱險衆人情僞無不具
知萬事安危亦能先見所以賞罰不失其時邪正
不同其路其知勸懲之道得帝王之體者又如此
也加以知人不失其才御下必得其力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尊釋教重儒術爲君之令德斯備有國
之嘉猷可遵但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宗廟社稷
且未光崇禮樂文物猶多闕乏凡百官司之品式
及諸內外之規儀未及修定忽遺弓劍蓋國人之
不幸寔天道之難謀深可惜也惠宗久在東宮累
經監撫尊禮師傅善接賓僚由是令名聞於朝野
及初即位衆舉欣然時有人譖定宗兄弟謂有異
圖惠宗聞而不荅亦無所問恩遇愈豐待之如初
故人皆服其大度旣而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左右
前後常以甲士相隨蓋爲疑人太甚大失爲君之

體加以偏賞將士恩澤不均故內外嗟怨人心攜
貳又即位踰年便致沉痾牀枕之間淹延歲月於
是朝臣賢士不獲近前鄉里小人常居卧內厥疾
彌篤嗔恚日增三年之間民不見德至于晏駕之
日粗得免其橫禍可不痛哉定宗在藩邸時早有
令聞及惠宗寢疾彌留宰臣王規等潛有所圖窺
窬王室定宗先認之密與西都忠義之將定計而
爲備及內難將作衛兵大至故姦計不成群兇受
誅雖由天命亦在人謀豈不偉歟自定宗至今三
十有八年其間洪祚之不絕亦定宗之力也定宗

既以連枝得繼夙夜孜孜銳情求理或燃燭而引
見朝士或盱食而聽斷萬機故即位之初人皆相
慶及乎誤信圖讖決議遷都又天性剛毅固執不
移暴徵作役勞動人夫雖上慮爲然乃群情不服
怨讟由是而興災應速於影響未及西遷求辭南
面誠可痛也光宗以英奇之表岐嶷之資偏承太
祖之眷憐親受定宗之顧命鶴原襲慶鳳辰傳華
禮有加於接下鑒不失於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
豪強無弃踈賤而惠鮮鰥寡自即位之年至于八
載政教清平刑賞不濫及雙箕見用以來崇重文

士恩禮過豐由是非才濫進不次驟遷未浹歲時
便爲卿相或連宵引見或繼日延容以此圖歡息
於政事軍國務要壅塞不通酒食讌遊聯綿靡絕
於是南北庸人競願依投不論其有智有才皆接
以殊恩殊禮所以後生爭進舊德漸衰雖重華風
不取華之令典雖禮華士不得華之賢才於百姓
則益消膏血之資於四方則剩得浮虛之譽因此
不復憂勤庶政而接見賓僚故猜忌日深都俞日
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酷信佛事過重法門
常行之齋設旣多別願之焚修不少專求福壽但

作禱祈窮有涯之財力造無限之因緣自輕至尊
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不窮奢極侈以其目
前無事將爲法力使然凡所作爲不欲悛改宮室
必踰於制度服食須極於珍纖土木之功不以時
伎巧之作無休日略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爲太祖
十年之費又及末年多殺無辜臣愚以謂若使光
宗恒思恭儉節用勤政如初豈其祿命不求纔得
享年五十而已哉其不克終誠爲可惜也况自庚
申至乙亥十六年間姦兇競進讒毀大興君子無
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論其主上下

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
皆翦滅而况惠宗之克全兄弟定宗之能保邦家
若論恩義可謂重也兩朝皆唯一子亦不使保
其性命非但不報其德亦復深結其冤又至末年
於已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
幸而得嗣其位嗟乎何其善於前而早得今名不
善於後乃至斯乎深可痛也景宗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門外之事不曾見知但以天性聰
明當其光考末年能免悔尤得嗣天位及其嗣位
焚積年讒毀之書放累歲無辜之獄冤憤悉除朝

野稱慶但以不諳政體專任權豪害及宗親咎徵
先見後雖覺悟責無所歸自此邪正不分賞刑不
一未及于理復倦于勤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繼以
博奕終日無厭左右唯中官內豎而已由是君子
之言無自而入小人之語有時而從亦早有羨名
而晚無今德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忠臣義士
誰不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者也然景宗亦有
足稱羨者焉蓋其當初遘疾未及危篤遂於卧內
引見聖上執手與言付囑軍國不唯社稷之福亦
是人民之幸也唯惠景二宗嗣位皆自春宮人無

異望至於兄弟之間非有分明付托則爭端必起
惠宗兩年寢疾而終有子曰興化郎君而年少又
不能囑後事於諸弟定宗自被群臣翊戴以纂大
業臨終亦早傳位於光宗以安宗社定景二宗之
遺命可謂明矣又曾見惠定光三宗相繼之初百
事未寧之際兩京文武半已殺傷况屬光宗末年
世亂讒興凡繫刑章多是非辜歷世勲臣宿將皆
未免誅鋤而盡及景宗踐祚舊臣之存者四十餘
人耳其時亦有人遇害衆多皆是後生讒賊誠不
足惜唯天安鎮州二郎君本皇家之枝葉也光宗

猶自寬容竟不置之於法至景宗朝足爲藩屏却
被權臣之賊害沒爲地下之冤魂在於宗盟寧不
痛惜先朝不保永年多因此害後世可以爲鑑誠
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
之恩纂列聖厯鴻之業無一物不樂其生無一夫
不獲其所內外同歡人神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
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何異玄宗追慕文皇
之故事耶聖上又能取捨四朝之近事則惠宗有
保全骨肉之功可謂友于之義也定宗先知亂萌
克定蕭牆之難而再安宗社傳授至今可謂智謀

之明也光宗八年之理可方三代又朝廷儀制頗有可觀所謂善否之均也景宗放先朝寃獄數千燒積年讒毀之文所謂寬仁之至也凡四朝爲政之跡大略如是聖上宜取其善者而行之見其不善而誠之除不急之務罷無益之勞但要君安於上民悅於下因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美日慎一日雖休勿休雖貴爲君主而不自尊大富有才德而不自驕矜唯敦恭已之情不絕憂民之念則福不求而自至灾不禳而自消聖壽胡不萬年王業豈唯百歲而已哉臣雖愚昧忝職樞機旣奏陳之有

心又迴避之無路臣謹錄鄙懷不出時務計二十有八條隨狀別封以進國家統三以來四十七年士卒未得安枕糧餉未免糜費者以西北隣於戎狄而防戍之所多也願聖上以此爲念夫以馬歇灘爲界太祖之志也鴨江邊石城爲界大朝之所定也乞將此兩處斷於宸衷擇要害以定疆域選士人能射御者充其防戍又選其中二三偏將以統領之則京軍免更戍之勞芻粟省飛挽之費矣竊聞聖上爲設功德齋或親碾茶或親磨麥臣愚深惜聖體之勤勞也此弊始於光宗崇信讒邪多

殺無辜感於浮屠果報之說欲除罪業浚民膏血
多作佛事或設毗盧遮那懺悔法或齋僧於毬庭
或設無遮水陸會於歸法寺每值佛齋日必供乞
食僧或以內道場餅果出施丐者或以新池穴口
與摩利山等處魚梁爲放生所一歲四遣使就其
界寺院開演佛經又禁殺生御厨肉膳不使宰夫
屠殺市買以獻至今大小臣民悉皆懺悔擔負米
穀柴炭菟豆施與中外道路者不可勝紀然以既
信讒翹視人如草莽誅殺者堆積如山常竭百姓
膏血以供齋設當是時子背父母奴婢背主諸犯

罪者變形爲僧及遊行丐乞之後來與諸僧相雜
赴齋者亦多有何利益今聖上在位所行之事與
彼不同但此數事只勞聖體無所得利願正君王
之體不爲無益之事我朝侍衛軍卒在太祖時但
充宿衛宮城其數不多及光宗信讒誅責將相自
生疑惑增益軍數簡選州郡有風彩者入侍皆食
內廚時議以爲繁而無益至景宗朝雖稍減削洎
于今時其數尚多伏望遵太祖之法但留驍勇者
餘悉罷遣則人無嗟怨國有儲積聖上以醬酒豉
羹施與行路臣竊謂聖上欲效光宗消除罪業普

施結緣之意此所謂小惠未遍也若明其賞罰懲
惡勸善足以致福如此碎事非入君爲政之體乞
罷之我太祖情專事大然猶數年一遣行李以修
聘禮而已今非但聘使且因貿易使价煩夥恐爲
中國之所賤且因往來敗船殞命者多矣請自今
因其聘使兼行貿易其餘非時買賣一皆禁斷凡
佛寶錢穀諸寺僧人各於州郡差人勾當逐年息
利勞擾百姓請皆禁之以其錢穀移置寺院田莊
若其主典有田丁者并取之以屬于寺院莊所則
民弊稍減矣王者之理民非家至而日見之故分

遣守令往察百姓利害我聖祖統合之後欲置外
官蓋因草創事煩未遑今竊見鄉豪每假公務侵
暴百姓民不堪命請置外官雖不得一時盡遣先
於十數州縣并置一官官各設兩三員以委撫字
伏見聖上遣使迎屈山僧如哲入內臣愚以爲哲
果能福人者其所居水土亦是聖上之有朝夕飲
食亦是聖上之賜必有報圖之心每以祝釐爲事
何煩迎致然後敢施福耶曩者有善會者規避徭
役出家居山光宗致敬盡禮卒之善會暴死道傍
曝露其尸如彼凡僧身且取禍何暇福人請放哲

還山免致善會之譏新羅之時公卿百僚庶人衣服鞋襪各有品色公卿百僚朝會則著公欄具穿執退朝則逐便服之庶人百姓不得服文彩所以別貴賤辨尊卑也由是公欄雖非土產百僚自足用之我朝自太祖以來勿論貴賤任意服著官雖高而家貧則不能備公欄雖無職而家富則用綾羅錦繡我國土宜好物少而麤物多文彩之物皆非土產而人人得服則恐於他國使臣迎接之時百官禮服不得如法以取恥焉乞今百僚朝會一依中國及新羅之制具公欄穿執奏事之時著袜

靴絲鞋革履庶人不得著文彩紗縠但用紬絹臣聞僧人往來郡縣止宿館驛鞭撻吏民責其迎候供億之緩吏民疑其銜命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自今禁僧徒止宿館驛以除其弊華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習俗各隨土性似難盡變其禮樂詩書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華以革卑陋其餘車馬衣服制度可因土風使奢儉得中不必苟同諸島居民以其先世之罪生長海中土無所食活計甚難又光祿寺徵求無時日至窮困請從州郡之例平其貢役我國春設燃燈冬開八關廣徵人衆

勞役甚煩願加減省以紓民力又造種種偏人工費甚多一進之後便加毀破亦甚無謂也且偏人非凶禮不用西朝使臣嘗來見之以爲不祥掩面而過願自今勿許用之易曰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聖人所以感動天人者以其有純一之德無私之心也若聖上執心撝謙常存敬畏禮遇臣下則孰不罄竭心力進告謀猷退思匡贊乎此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也願聖上日慎一日不自驕滿接下思恭儻或有罪者輕重並論

如法則大平之業可立待也太祖除內屬奴婢在宮供役外出居外郊耕田納稅至光宗多作佛事役使日繁乃徵在外奴婢以充役使內宮之分不足支給并費倉米及乎聖朝弊猶未除且內廐養馬數多糜費甚廣民受其害如有邊患糧餉不周願聖上一依太祖之制酌定宮中奴婢廐馬之數餘悉分遣於外世俗以種善爲名各隨所願營造佛宇其數甚多又有中外僧徒欲爲私住之所競待營造普勸州郡長吏徵民役使急於公役民甚苦之願嚴加禁斷以除百姓勞役禮云天子堂九

尺諸侯堂七尺自有定制近來人無尊卑苟有財力則皆以營室爲先由是諸州郡縣及亭驛津渡豪右競構大屋踰越制度非但盡一家之力實勞百姓其弊甚多伏望命禮官酌定尊卑家舍制度令中外遵守其已營造踰制者亦令毀撤以戒後來寫經塑像只要傳以何用珍寶爲飾以啓盜賊之心古者經皆用黃紙且以旃檀木爲軸其肖像不用金銀銅鐵但用石土木故無竊毀者新羅之季經像皆用金銀奢侈過度終底滅亡使商賈竊毀佛像轉相買賣以營生產近代餘風未殄願加

嚴禁以革其弊晉德襄而藥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我三韓功臣子孫每有旨必云褒錄而未受爵者混於皂隸新進之輩多肆凌侮怨咨以興且光宗末年誅黜廷臣世家子孫未得承家請從累次恩宥隨其功臣等第錄其子孫又庚子年田科及三韓後入仕者亦量授階職則冤屈得伸而災害不生矣崇信佛法雖非不善然帝王士庶之爲功德事實不同若庶民所勞者自身之力所費者自己之財害不及他帝王則勞民之力費民之財昔梁武帝以天子之尊修匹夫之善人以

爲非者以此是以帝王深慮其然事皆酌中弊不
及於臣民臣聞人之禍福貴賤皆稟於有生之初
當順受之况崇佛教者只種來生因果鮮有益於
見報理國之要恐不在此且三教各有所業而行
之者不可混而一之也行釋教者修身之本行儒
教者理國之源修身是來生之資理國乃今日之
務今日至近來生至遠捨近求遠不亦謬乎人君
惟當一心無私普濟萬物何用役不願之人費倉
庫之儲以求必無之利乎昔德宗妃父王景先駙
馬高恬爲聖壽延長鑄金銅佛像獻之德宗曰朕

以有爲功德謂無功德還其佛像於二人是其情
雖不實然欲令臣民不得作無利事者如此我朝
冬夏講會及先王先后忌齋其來已久不可取舍
其他可減者請減之若不得減則依月今所說五
月中氣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
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
定晏陰之所成十一月中氣陰陽爭諸生蕩君子
齋戒處必掩身無躁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
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此時則可以停之何也極寒
則役使者苦而食物不精潔極熱則汗出淋漓或

誤傷群虫齋供不淨潔有何功德且今日作善來
日未必獲善報以此而觀莫如修政教請以一年
十二月分半自二月至四月自八月至十月政事
功德叅半行之自五月至七月自十一月至正月
除功德專修政事逐日聽政宵旰圖治每日午後
乃用君子四時之禮修令安身如此則順時令安
聖體減臣民之勞苦豈不爲大功德乎語曰非其
鬼而祭之諂也傳曰鬼神非其族類不享所謂淫
祀無福我朝宗廟社稷之祭尚多未如法者其山
嶽之祭星宿之醮煩瀆過度所謂祭不欲數數則

煩煩則不敬雖聖上齋心致敬固無所怠然其享
官視爲尋常事厭倦而不致敬則神其肯享之乎
昔漢文帝凡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
謂盛德也如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若其有知
私已求媚君子尚難悅之况神明乎祭祀之費皆
出於民之膏血與其力役臣愚以爲若息民力而
得歡心則其福必過於所祈之福願聖上除別例
祈祭常存恭已責躬之心以格上天則災害自去
福祿自來矣本朝良賤之法其來尚矣我聖祖創
業之初其群臣除本有奴婢者外其他本無者或

從軍得俘或貨買奴之聖祖嘗欲放俘爲良而慮
動功臣之意許從便宜至于六十餘年無有控訴
者逮至光宗始令按驗奴婢辨其是非於是功臣
等莫不嗟怨而無諫者太穆王后切諫不聽賤隸
得志凌轢尊貴競構虛僞謀陷本主者不可勝紀
光宗自作禍胎不克遏絕至於末年枉殺甚多失
德大矣昔侯景圍梁臺城近臣朱异家奴踰城投
景景授儀同其奴乘馬披錦袍臨城呼曰朱异仕
宦五十年方得中領軍我始仕侯王已爲儀同於
是城中僮奴競出投景臺城遂陷願聖上深鑑前

事勿使以賤凌貴於奴主之分執中處之大抵官
貴者識理鮮有非法官卑者苟非智足以飾非安
能以良作賤乎惟宮院及公卿雖或有以威勢作
非者而今政鏡無私安能肆乎幽厲失道不掩宣
平之德呂后不德不累文景之賢唯當今判決務
要詳明俾無後悔前代所決不須追究以啓紛紜
災異上書
林完

臣嘗謂進言非難而聽其言者爲難聽言非難而
行其言者爲尤難故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
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昔漢文之世

天下可謂無事矣賈誼猶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言近者天變異常陛下祇畏天命思聞直言下詔求言此萬世之福也臣嘗觀董仲舒策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人君所以上答天譴者非勉強以實應之則不可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實者德也所謂文者若今之道場齋醮之類是也人君修德以應天不與福期而福自至

焉若不修德而徒事虛文則非徒無益適足以瀆天而已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謂德者豈他求哉在人君用心與夫行事而已用心善而見諸行事者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是也故一云爲一注措皆合於天心而能享無疆之休用心不善而見諸行事者若桀紂幽厲秦始皇是也故一云爲一注措皆悖於天道區區一身尚不能保又烏能享天下國家哉且天之於人相去遼絕非言可諭而福善禍淫疾若影響比年以來災變屢作飢饉荐臻近者白虹貫日正

陽之月雷震特異此近古未聞也意者陛下應天
以文而不以實耶何其黜祭之煩而變異之多也
天之譴告如此足以見天心之仁愛陛下猶父母
之譴告其子切欲扶持而安全之也陛下豈可不
勉強以實而應之耶勉強以實在乎革當今之弊
革當今之弊在乎遵太祖之遺訓舉文宗之舊典
而已太祖之訓其詳臣不得而聞伏思當時撥亂
反正設紀陳綱必有神謀睿筭國史所載可考而
知至如文宗之遺風餘烈距今未遠時或聞先生
長者之言不覺淚下沾襟觀其躬行節儉進用賢

才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於近昵雖戚里之
親而無功者不妄賞左右之愛而有罪者必加罰
宦官給事擇其謹慎少壯者不過十數輩以備洒
掃屬內侍必選其功勞才能者不過二十餘人所
司庶官各竭其能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
故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家給人足時號太平此我
朝賢聖之君也近代以來一切反是凡百執事倍
數於前驕侈日滋廉恥道喪挾權恃勢剝削誅求
加之以重斂勞役人心胥怨設使賈誼見今日之
勢豈特太息流涕痛哭而已哉臣竊爲陛下計責

身修省上答天譴莫若行祖宗之良法善政而已
今欲行祖宗之法必不利於權貴故雖有善政朝
行夕改法度無常實非陛下勉強修德之意也惟
陛下至誠發於聖心責諸輔相質之神明痛抑左
右欺蔽之姦絕其陰陽怪誕之說日慎一日行之
不已使鴻業增光以爲萬世無疆之休近日怪誕
之說大起於妙清臣觀妙清惟事姦詐欺君罔上
與宋朝林靈素無異也靈素挾左道眩惑上皇躁
進之士屈已諂事以求榮顯當是之時災變屢見
而上皇不悟及至智盡計窮終於敗亂而後已雖

誅靈素何益於事此陛下之所親聞也覆車之轍
其可蹈乎陛下寵信妙清左右近習及諸大臣交
相薦譽以爲聖人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自太華宮
之役勞民動衆百姓怨咨往歲巡幸災發佛塔今
年巡幸流星馬禍相繼而作且此宮闕本爲求福
今已七八年而無一休祥災變荐至其故何也天
意若曰姦邪之人熒惑人主人雖可欺天可欺乎
前日之變天其或者警悟陛下耳陛下豈可惜一
姦臣而違天意乎願陛下奮乾剛之威斬妙清之
首上以答天戒下以慰民心此天下之公言非愚

臣之敢私也惟陛下察之

陳時務書

金續命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殿下氣稟沉重春秋鼎盛即位日以借諳國事智出萬全多不信人宦官僧徒雜類之言有時信聽雖大臣議一事出一言必候上旨承順施行以故諂諛成風直言路絕此德政之最大失者也地者臣道也今賞罰不明故大小之臣怠弛曠官又因軍功白丁驟拜卿相皂隸濫處朝班臣道淆亂以致地震請自今信賞必罰重惜名器

古者選軍給之土田故兵皆足食不憚征役近豪勢兼并至千百結曾無一畝及於軍夫及其徵發赴敵之際率皆解體况望敵愾乎請復選軍給田之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君誰與爲不正刑餘陰類殿下日與相狎樂聞鄙俚無稽之言夜分不寢日中乃興踈遠大臣嘉謀讜議無自而入冬雷地震咎實在茲自今三殿宦者各留十人餘悉汰去正人端士常令侍側治國之道布在經史未聞以佛書致治者也殿下過信佛法群髡緣此干謁濟私願自今斷絕緇流出入禁闈復開經筵日訪治

道常觀聖賢之書勿雜異端之說女謁爲政之大
害今針線娘子內寮之女亦有封翁主宅主者僭
擬踰分殊失尊卑之體自今除宗室勲舊外勿許
封爵已封者請奪之田里休戚在於守令今雖有
臺省政曹保舉之令皆徇面情其所薦舉至有不
識字者願自今臨軒引見核其名實舉非其人必
罰舉主傳曰無赦之國其政必平養稂莠者害嘉
穀惠茲究者賊良民感召水旱在於數赦願自今
毋赦有罪以長姦惡

論辛昫疏

李存吾

臣等伏值三月十八日於殿內設文殊會領都僉
議辛昫不坐宰相之列敢與殿下並坐間不數尺
國人驚駭罔不洵洵夫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苟
無禮焉何以爲君臣何以爲父子何以爲國家乎
聖人制禮嚴上下之分謀深而慮遠也竊見昫過
蒙上恩專國政而有無君之心當初領都僉議判
監察命下之日法當朝服進謝而半月不出及進
闕庭膝不少屈常騎馬出入紅門與殿下並據胡
床在其家宰相拜庭下皆坐待之雖崔沅金仁俊
林衍之所爲亦未有如此者也昔爲沙門當置之

度外不必責其無禮今爲宰相名位已定而敢失
禮毀常若此原究其由必托以師傅之名然俞升
旦高王之師鄭可臣德陵之傳臣等未聞彼二人
者敢若此也李資謙仁王之外祖仁王謙讓欲以
祖孫之禮相見畏公論而不敢蓋君臣之分素定
故也是禮也自有君臣以來亘萬古而不易非眈
與殿下之所得私也眈是何人敢自尊若此乎洪
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而有作福
作威王食必害于家凶于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
忒是謂臣而僭上之權則有位者皆不安其分小

民化之亦踰越其常也眈作福作威又與殿下抗
禮是國有兩君也陵僭之至驕慢成習則有位者
不安其分小民踰越其常可不畏哉宋司馬光曰
紀綱不立奸雄生心然則禮不可不嚴習不可不
慎若殿下必敬此人而民無災害則髡其頭縊其
服削其官置之寺院而敬之必用此人而國家平
康則裁抑其權嚴上下之禮以使之民志定矣國
難紓矣且殿下以眈爲賢自眈用事以來陰陽失
時冬月而雷黃霧四塞彌旬日黑子夜赤祲天狗
墜地木冰太甚清明之後雨雹寒風乾文屢變山

禽野獸白日飛走於城中眈之論道變理功臣之
號果合於天地祖宗之意乎臣等職在諫院惜殿
下相非其人將取笑於四方見譏於萬世故不得
嘿嘿庶免不言之責既以言矣敬聽所裁

請却北元使疏

朴尚衷

臣備員侍從有年矣侍從而得言古之制也比來
事之可言者不為少而臣不敢言豈職非諫諍而
侵官為慮乎又豈近名為嫌而含默者乎今者大
開言路宰相百執事無不得言者蓋欲聞便民之
策也臣愚以為便民之策多矣而國之大勢有不

安則雖欲便民不可得矣當今之勢正所謂厝火
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謂之安者也有
識之士孰不痛心先王初薨未葬大明使臣猶在
境而遽興事北之議使人心眩惑者何人擅殺定
遼衛所遣人者何人倡訛言使定遼軍人之欲迎
使臣者遁去而不恤者何人先王所命護送使臣
者不惟金義而大臣受先王命至安州自還者何
人欲以西北軍擊定遼衛者何人裂金義之書以
滅口而所謂擅殺人生死者及叛賊母黨置而不
問者何哉義叛逾月而不欲達之朝廷何哉崔源

之奉使果皆出於大臣之意乎今又聞北方使人
與金義同叛者偕來叛賊而自迴其謂已有罪而
本國不問乎然則義之叛其必有使之然者此乃
危急存亡之一大機也勢事如此雖至愚者且知
其利害是非之所在今之言者略不及此畏禍之
甚者也以理而言則惠迪吉從逆凶以勢而言則
南強北弱人之所共知者也夫弃信而從逆天下
之不義也背強而向弱今日之非計也爲臣子而
反先王事大之意至使殺天子之使而奪其馬罪
惡孰甚焉而一二臣心懷不忠規賣國以自利欲

以其罪惡嫁禍於國家必欲使宗社夷滅生民糜
爛而後已可不痛哉事勢至此而殿下不與二三
大臣之忠直者早辨而處之則將如宗社何將如
生民何且夫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人之同情也臣
豈病風者哉今乃自納於不測之誅而敢言者忠
憤之至不恤其蹈害况於近名乎况於侵官乎儻
殿下曲察臣言有以處之使宗社安生民永賴則
臣之一身萬死無恨矣

復上疏

小之事大免於罪責斯可矣今有不免之大罪四

以臣之愚尚能知之豈以大臣而不知乎然一有
恐見詰之心而不顧義理則凡可以避患者無不
爲之故心有所蔽雖有過人之智反不如愚者之
見臣請數其罪以陳免之之術可乎委曲從順服
事大明者先王之志也先王晏駕之日遂倡事北
之議爲臣子而反君父使殿下得罪於上國此其
罪一也吳季南之鎮北也擅殺定遼人造言以駭
其軍乃掩護其罪黨惡招禍以危國家其罪二也
金義殺使奪進獻馬以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
願誅者也今義之同叛者來不即究問使其罪延

及國家雖至滅宗社殄生民而不恤其罪三也義
叛逾月而不肯聞于朝廷又於崔源之行敢違王
命使不出境因循累月使大國愈疑其罪四也四
罪而有其一足以爲戮况有此四罪而不能罪之
欲同受其禍何哉殿下誠能與大臣之忠直者議
而辨之則其罪必有所歸矣既得其罪人則繫囚
之使大臣奉表達之天子以待其察則聰明之下
安有不辨之理乎宗社生民之安危在此一舉一
失此機噬臍何及

戒逸豫書

朴宜中

書曰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群公承以大夫師長
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是以古之人君無輕民事而
惟難無安厥位而惟危怵惕惟厲中夜以興坐以
待旦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奚
暇爲逸豫哉我國家自祖聖創業已來列聖相承
持盈守成殿下以明睿之資幼冲嗣位亦克持守
九年于茲比年以來倭賊日熾深入爲寇殺掠人
民焚毀廬舍州郡凋弊田野荒蕪加之水旱饑饉
荐臻而餓殍相望倉廩虛耗而用度不足又草賊
竊發私相屠戮人民離散父子不保禍亂之極莫

此爲甚矧惟上國不許通好屯兵近境窺伺釁隙
又况天灾人妖地怪與夫鳥獸泉魚之異疊見譴
告一國人民大小戰慄罔不憂懼殿下誠宜兢兢
業業無敢逸豫廣延衆論以圖治安以消變異不
可一日之或怠一事之或忽况可爲不急之務縱
耳目之娛恣心志之欲而盤樂怠傲哉昔在有夏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厥弟五人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
峻宇雕墻有一於此靡或不亡大禹之訓如是其
嚴而太康乃盤遊無度罔有悛心卒以不保商之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訓之曰敢有恒舞于宮
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
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
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
有一于身國必亡太甲以是爲戒而克終允德爲
商之令王夫太甲太康之所以有間者顧訓之行
與不行耳先儒謂以此二訓揭之座隅銘之楹席
若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
也伏望殿下以太甲爲法太康爲戒日以二訓三
省于身輟酒色歌舞之樂絕鷹犬遊畋之戲無侮
業可永保矣

東文選卷之五十二

公家文選五十二

二冊



